

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

李樹田 主編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

三集





主編



三集

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二）

蒋秀松 张璇如 点校摘编

特邀编辑：衣兴国 郑平

长白丛书（三集）

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二）

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 李澍田主编

蒋秀松 张璇如 点校摘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75 字数400千 印数：1—2,000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 - 80528 - 197 - 1/K · 97

定价：9.60元

目 录

天聪十年、崇德元年	十一月…………… (173)
正 月…………… (1)	十二月…………… (180)
二 月…………… (5)	崇德三年
三 月…………… (16)	正 月…………… (182)
四 月…………… (21)	二 月…………… (190)
五 月…………… (38)	三 月…………… (194)
六 月…………… (44)	四 月…………… (197)
七 月…………… (50)	五 月…………… (205)
八 月…………… (54)	六 月…………… (207)
九 月…………… (60)	七 月…………… (208)
十 月…………… (65)	八 月…………… (219)
十一月…………… (69)	九 月…………… (231)
十二月…………… (77)	十 月…………… (233)
崇德二年	十一月…………… (239)
正 月…………… (83)	十二月…………… (245)
二 月…………… (100)	崇德四年
三 月…………… (107)	正 月…………… (248)
四 月…………… (108)	二 月…………… (254)
闰四月…………… (113)	三 月…………… (258)
五 月…………… (117)	四 月…………… (264)
六 月…………… (124)	五 月…………… (269)
七 月…………… (143)	六 月…………… (278)
八 月…………… (158)	七 月…………… (288)
九 月…………… (163)	八 月…………… (292)
十 月…………… (167)	九 月…………… (300)

十月…………… (305)
十一月…………… (307)
十二月…………… (309)

崇德五年

正月…………… (313)
闰正月…………… (324)
二月…………… (325)
三月…………… (328)
四月…………… (332)
五月…………… (338)
六月…………… (343)
七月…………… (345)
八月…………… (354)
九月…………… (355)
十月…………… (358)
十一月…………… (362)
十二月…………… (365)

崇德六年

正月…………… (371)
二月…………… (378)
三月…………… (381)
四月…………… (391)
五月…………… (395)
六月…………… (398)
七月…………… (403)
八月…………… (411)
九月…………… (427)

十月…………… (431)
十一月…………… (436)
十二月…………… (439)

崇德七年

正月…………… (444)
二月…………… (447)
三月…………… (449)
四月…………… (462)
五月…………… (470)
六月…………… (475)
七月…………… (485)
八月…………… (492)
九月…………… (497)
十月…………… (503)
十一月…………… (515)
闰十一月…………… (519)
十二月…………… (521)

崇德八年

正月…………… (521)
二月…………… (525)
三月…………… (527)
四月…………… (529)
五月…………… (530)
六月…………… (534)
七月…………… (541)
八月…………… (548)

天聪十年 崇德元年

正月戊申（2.9）未刻，上御殿赐外藩蒙古诸贝勒宴，备陈乐舞。

庚戌（2.10）以科尔沁国二妃至，皇后诸妃出盛京，郊迎五里外，设大宴。迎入宫，复大宴之。

壬子（2.12）科尔沁国二妃具筵献上。复献貂裘、貂帽、貂被褥、狍狸狍皮、驼、马、羊、鲟鳇鱼、雕鞍等物。俱纳之。

上命各陈诸祭物，祀嘛哈噶喇佛于佛寺内。又以已故沙尔巴胡土克图，自孟库地方送佛像至，命造银塔一座，涂以金，藏其骸骨于塔中，置佛殿左侧，礼祀之。时奉佛之巩格林臣喇嘛、阿木出特喇嘛，献驼马。俱却之。 27/2

先是，大凌河王姓参将有仆逃去复还，柯永茂不告于众，私自销案，坐革职，罚银百两，不令管民。至是，永茂所管民为之保留。史部承政图尔格等奏请于上，复令照旧管理。

梅勒章京哈达克什讷，因其祖母哈达公主获罪，坐革职。令随其母，给与满朱习礼。

癸丑（2.13）召科尔沁二妃、国舅满朱习礼及札萨克图杜棱布塔齐进宫，命二妃上坐，大宴之。

丙辰（2.16）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以尚第二公主，行纳吉礼，具盛筵以献。并进雕鞍马、驼、琥珀数珠、缎衣、蟒缎、文绮等物。上赐二妃各蟒衣一、缎二，札萨克图杜棱布塔齐、国舅满朱习礼各蟒缎一、缎二。

戊午（2.18）大宴外藩诸贝勒。时科尔沁贝勒图美献雕鞍马、貂裘。

賜朝正外藩台吉穆章、达尔汉巴图鲁塞木、宜尔札木、商加布、车根、巴林部落满珠习礼、札萨克图杜棱布塔齐、蒙夸、台吉古木及木寨等缎币。

27/3

己未 (2.19) 遣科尔沁札萨克图杜棱布塔齐归国，赐貂里蟒朝衣、松子石镶鞍、甲胄、水晶壶、琥珀杯、彩缎、布匹等物甚厚。命诸和硕贝勒等出城送之。

27/3—4

庚申 (2.20) 工部承政孟阿图奏言，罪废莽古尔泰、德格类二贝勒殉葬金银器皿，臣等已经收取，当何以处之。上拂然。命希福、刚林、罗硕、詹霸传谕诸贝勒曰：前者尔诸贝勒欲抛弃莽古尔泰、德格类二人骸骨，朕曾面谕尔等，伊二人自作罪恶，既分其旗人，降谪其子，国法已伸。且天签厥辜，已阴殛之。今将已寒之骸骨，复行抛弃，彼岂因骸骨抛散，而幽魂有所痛楚耶，殊属无谓。此等罪废之人，惟不守护，不祭奠而已。当时之谕甚明。尔等乃违命抛弃其骨，意者以彼获罪于朕，故愤怒不已而出此耶。夫与其抛已寒之骨，以抒忠愤，何如自今以后，各殫实心，勤于政事，不致阳奉阴违，以是效忠于朕，庶有以慰朕之望耳。诸贝勒奏曰：诚如圣谕。臣等原未敢违背上命，私行抛弃，但以其守冢无人，而殉葬之具犹在，恐被盗发，以致暴露，故收取其金银诸器皿。其骸骨仍葬之原所矣。上曰：彼枯朽之余，朕若罪而弃之，是与死者为仇，非仁人所为也。既复葬之，则亦已矣。

27/4—5

壬戌 (2.22) 以第二公主下嫁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设九帐幄于内廷丹墀，大宴诸贝勒大臣。时额哲献雕鞍马、金盆、貂帽、黑貂镶黄装袍、貂镶黄装女衣、貂裘、金带、蟒衣、蟒缎、文绮等物。俱纳之。

朝鲜国王李倬遣官贡书至。书曰：行人再至，连询动静吉

庆，甚慰甚慰。来书所言，理皆至当。第其中似犹有未悉本情者，请略言之。贵国敛百战百胜之兵，而开两国之好，敝邦君臣，岂不知贵国之大惠。况贵国近来兵势益张，所向无敌，蒙古诸部混而为一，威行大漠之外，此皆敝邦所知，敢有一毫轻视贵国者，上天实临我矣。致与奉，均为邻国相敬之称，点检前后书牒，贵国书亦有用奉字之时，则敝邦何借此一字乎。近文所称，不过无心所致。今承来示，良可瞿然。参价多少，两国之人，计直买卖，非可抑勒，亦非不谷所知也。大概市道欲以求剩利耳。若皮岛与贵国价同，则商人孰肯转贩乎。然如来示所谓售价二十两，决无是理矣。皮岛在我境，边民被扰不少，来斛船支，被其强为索买者，盖往往有之。至于二万包之助，五十支之与，则本无此事。汉人妄言，岂有极乎。贵国奈何因一棍徒之幻舌，而遽生怨于兄弟之国耶。上等货物，明朝禁止出境，近益严密，其间或有奸商潜挟暗换者，则亦间售价于贵国，此皆贵国所知。来书若疑敝邦吝惜货物，岂不冤哉。当初告天立誓，专以信义为重，全不问礼币多少。顷年道里之往来，贵国所示物数，除金银弓角外，其他土产，亦甚浩大。诚非敝邦所能办，故不免往复裁定。蒙贵国领受贱价，亦与贵宾面约而还，敝邦因遵以为式。而前书有所云云，意谓特为漫语。今又专使见责，我若一向坚执，亦恐贵国不知我财力已竭，反谓我轻兄弟之好，于心甚为未安。故更与度支之臣，另加裁量，以其所增数目告之来使。虽未尽准厥数，在我更无余力，不谷所以致诚尽礼，以承贵国之好意者于斯至矣。北彝私商，敝邦常所痛禁，犯者罪辄至死。近来此彝稍息，惟是越境采参，乃我民大利所在。至上年则又加甚焉。不谷诚痛之。然自今更加申饬，必痛断乃已。幸姑容恕，以观后日，是区区之望也。市易一款，实涉未便，来使自深悉之。才丧妃偶，心甚

悼伤，言不能悉，惟冀谅解。又览别纸所示，益荷贵国不外之盛意。十王子之言，敝邦曾未闻知。审如来示，诚为可讶，汉人妄言，大抵多此类，实贵国所洞知。乃独于铁山所获人之言以为实然者何也。敝邦之臣事明朝，非自今始，君臣大义，一定不移。若以治乱而易其心，则与市道无异，罪不容于天壤间矣。此义即推之兄弟亦然，贵国可以见谅也。如有人告其父母之过，为子者乃喜而扬之，贵国将以为何如人也。前书之不欲明答，意实有在。勤示至此，故略布之。 7/5—8

癸亥 (2.23) 上以管礼部事贝勒萨哈廉病久，甚忧之。遣文馆希福、刚林、罗硕谕之曰：朕欲尔病速起，念之甚切，尔则不可强图速愈，急思来见朕也。若存此念，则病反日增矣。且尔勿以前事为忧，朕于前事，毫无介意。群子弟中，启我所不及，助我所遗忘，整理治道，惟尔是赖。昔尔父与尔弟获罪时，朕念尔才德可用，欲令尔效忠竭力，辅理国政，故以衷曲尽行告尔。勿以此故，过怀忧虑。但当勤于调治，以冀病痊。萨哈廉对曰：皇上之言及此，臣虽死不忘。倘若得生，惟图竭力报效，更复何言。向日获罪之由，臣本不敢稍怀怨望。蒙皇上开诚海谕，彼时怜臣之意，臣已衔感无地矣。且臣先蒙皇上谴责，适又遭疾，自分禄尽当死。今蒙皇上如此眷顾，特降温旨，臣又窃冀以为仰赖皇上恩育理应报效，或犹可得生。即不幸先填沟壑，亦复何憾。所憾者，当国家大勋垂就，不能为主尽力，捐躯报国，乃竟辗转床蓐，死于妇人之手，为可恨耳。希福等以其言奏闻。上侧然曰：国家岂有专事甲兵，以为政治者。倘蒙天佑，疆土日增，克成大业，彼时若无此等明哲之人，何以整理国事乎。 27/8—9

己巳 (2.29) 以科尔沁大妃归国，赐黑貂镶女朝衣、貂裘蟒衣、嵌东珠龙项圈、耳坠、并帽、靴、雕鞍、甲胄、金银器

皿、玉壺、玉杯、蟒緞、文綺等物甚厚。皇后诸妃送五里外，大宴，餞之。

是日，上临视贝勒萨哈廉疾，见其羸瘦，愀然泪下。萨哈廉亦悲痛垂涕，

27/9—10

二月丙子朔（3.7） 谕礼部曰：朕与朝鲜国主，缔盟昆仲，庆吊往来。适闻王妃奄逝，应备礼仪，遣部臣赍往致祭。

27/10

丁丑（3.8） 命户部承政英俄尔岱赍书一函往朝鲜，备言一切事宜。马福塔赍慰书一函，并祭文一道，往吊王妃丧。英俄尔岱所赍书曰：时当新正，遣官致贺，兼充春使，问候兴居。来书备细览讫，若照王书一一裁答，往来不休，恐无了期，故不复启。惟遣重臣亲赴，一应事宜，尽令口宣。马福塔所赍书曰：使臣言旋，兼睹来翰，知贤妃仙逝，不胜惊悼，然人生禄寿既尽，奄归物化，不幸之事，自古有之，王勿过为悲伤，宜自珍惜也。薄具菲仪，用申奠祭。特遣使奉慰。祭文曰：呜呼，贤妃。国之母仪，勤勅内政，齐姜比懿，夫何不寿，俟登瑶池。卜音一至，为我弟悲。遣官驰祭，聊布微私，无以将意，薄奠一卮。灵如不昧，尚其鉴之。尚飨。

先是，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贝勒，以上功德隆盛，共议恭上尊号。上坚拒不允。内外诸贝勒等，复屡表固请，上命宜令朝鲜国王知之。至是八和硕贝勒遣使遣朝鲜国王书曰：满洲国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致书朝鲜国王。我皇上躬承太祖丕基，临御十年，功隆德盛，天与人归。我国诸贝勒文武大臣暨外藩诸贝勒，察历数之攸归，验輿情而并协，谨同集议，恭奉尊号。上秉德谦冲，拒而不允。今岁春正，蒙古各部落诸贝勒，俱来觐贺，聚集盛京，与我等复奉表坚请。奉上谕，汝等固我子弟，朝鲜国王亦吾弟也。此事宜令朝鲜王知之。我等

谨遵谕旨，故遣使相闻。伏思我皇上恩威所届，各国归顺，兼获玉玺，适彰符瑞。王夙缔盟好，当同庆幸，亲来称贺，固其礼也，劝进尊号，不更宜乎。倘置若罔闻，自安疏略，王必不出此也。今敝使至，王宜欢欣踊跃，速遣亲近子弟来，同为劝进。且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是以明洪武初，收并群方，定号于金陵，然后北逐大元，以成一统。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恩膏普被，浹髓沦肌，中心诚服，无异父子兄弟之相亲也。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向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致也。我等亦仰承帝命，符合輿情，竭诚推戴，敬奉尊号。王其协力为我等助请焉。蒙古四十九贝勒亦遣以书曰：满洲国外藩诸贝勒奉书朝鲜国王。我等与明国交好，已二百余年矣。令非乐为背离也，祇因明之诸臣，欺诈奸诡，贿赂公行，蒙蔽其主，明国皇帝茫然不知，以致人心解体。兼以将懦兵弱，内而纵寇殃民，外而覆师丧地。窃窥天意，明之历数将终矣。今我满洲国皇帝，仁智兼全，恩威并济，招徕异国，爱育黎庶，立心行事，动出公正，法度号令，整肃严明。兼之将勇兵强，所向无敌，众心愿慕，天眷有归，革命兴邦，知在此时矣。我等故仰承天意而乐就之。因念我蒙古各国，散乱无统，近蒙我皇上诞布宽仁，弘敷教化，照临在上，如日方升，流膏沛泽，沦浹万方，诸国奠宁，群生康乐。是以感激上恩，每思捐躯报效，不惮勤劳，听上驱使，以俟事机之至。如有驱使，即举国从王，摆锋冒刃，亦所不辞也。去年我蒙古各国贝勒朝集盛京，俱以天意眷顺我皇上，欲恭上尊号，以答天心。与在内诸贝勒合辞陈请，上拒而弗允。今四十万众蒙古太子孔果尔，科尔沁国土谢图济农、

卓礼克图台吉、孔果尔乘图、札萨克图杜棱、达尔汉巴图鲁、喇嘛斯希墨尔根台吉、东果尔伊尔都齐，札赖特部落蒙夸、达尔汉和硕齐、昂阿伊尔都齐，杜尔伯特部落塞冷达尔汉台吉，郭尔罗斯部落古木哈谈巴图鲁、布木巴伊尔登，敖汉部落额附班第、琐诺木杜棱，奈曼部落衮出斯巴图鲁，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台吉、阿玉石台吉，土默特部落格根汗之孙俄木布楚虎尔、琐诺木墨尔根台吉，耿格尔古英塔布囊、单把塔布囊，札鲁特部落达尔汉巴图鲁、内齐、坤杜伦戴青、喀巴海卫征、郭界尔图杜棱、青巴图鲁、际尔哈朗，察哈尔国土巴济农，阿祿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宜尔札木墨尔根台吉、达赖达尔汉诺颜、穆章台吉，翁牛特部落杜棱济农、车额尔德尼戴青、达喇海寨桑台吉、班第卫征台吉，喀喇车里克部落噶尔马台吉、阿喇纳诺木齐，喀喇沁部落古鲁恩希布杜棱、塞冷塞臣、万旦卫征、马济、都里户，吴喇忒部落土门达尔汉、土巴额尔赫台吉、塞冷伊尔登十六国四十九贝勒，约于去年十二月内会于盛京，与满洲国诸贝勒议。俱言皇上平服诸国，兼之玉玺呈祥，天意佑助，信而有征，皇上宜建尊号以顺天人之心。今年新正，复奉表奏闻。上谕，朝鲜王吾弟也，亦宜令彼知之。我等谨遵上谕，遣使相闻。王可即遣亲近子弟来此，共为陈奏。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

27/10—16

是日，遣卫寨桑、巴赖山津、伯布格賚敕往阿祿喀尔喀部落，敕马哈撒嘛谛塞臣汗曰：天聪皇帝敕谕喀尔喀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尔曾谓朕欲图太平之道，自有睿鉴，此言诚是。不知朕凡征伐入国，未有出无名之师，而以贫得为事者。向因明国夙与我为仇，以兵征之。察哈尔汗乃贪明国财币，助之以兵，朕所以声罪致讨。蒙天鉴佑，以察哈尔汗为非，以察哈尔国与

朕。今尔又以马鬣于明人，贪其财物，非助明而何。尔之行事，如此乖悖，朕亦不以介怀，其讲和事宜，专俟尔等音耗耳。敕塞臣济农、额尔德尼诺木齐等曰：天聪皇帝敕谕塞臣济农、额尔德尼诺木齐、札萨克图济农。来书所言，朕已悉知。至投入喀尔喀之人，路程辽远，朕何能知其所在而言之。凡尔等所行之事，其机关惟尔知之耳。

上以托尔博图弃喀尔喀来归，优恤之，赐名达尔汉，给以敕书。

以阿禄喀尔喀部落，初遣使来朝，赐硕雷琥珀数珠、雕鞍、甲胄、撒袋、刀、鞞带、虎、豹、海獭等皮，并金银器皿、蟒缎等物甚厚。仍赐其使臣毕车齐喇嘛蟒衣、缎布。赐乌珠穆秦部落济农蟒缎、甲胄、雕鞍、撒袋、刀。仍赐其使臣绰尔济喇嘛蟒衣、缎布等物。赐巴璋土谢图塞木、济农绰尔济、额齐克绰尔济、达尔汉噶布出、多尔济台吉、祁他特台吉、恩克代巴图鲁、布雅户古英、达尔汉吴巴什、扬爱达尔汉塔布囊、多博克冰图等，雕鞍、鞞带、银器、蟒缎、布匹有差。仍赐其使臣衣服缎布。以多尔济济农下俄木布、什巴汉察下古式二人，往本国率其诸贝勒使臣至。倍赏之。

27/16—17

辛巳 (3.12) 以科尔沁次妃归国，赐貂镶女朝衣、蟒衣、黑貂裘、嵌东珠项圈、耳坠、帽、靴、甲胄、玉杯、银器、蟒缎、文绮等物甚厚。仍赐国舅满朱习礼及济尔哈朗夫妇蟒缎、甲胄、雕鞍、蟒衣、银器、玉杯等物。皇后诸妃率诸贝勒福金，送五里外，大宴，饯之。

27/17—18

乙酉 (3.16) 上以巴克什达海通汉书，习典故，为国宣力，注念不忘，召其三子至，赐饌及缎布食物。仍谕其次子陈德，勤习汉书。

叙诸将士出征功。一等梅勒章京霸奇兰病创溃卒，赠三等

昂邦章京，以其子拜山袭职，加世袭二次，准袭十三次。二等甲喇章京图尔格，当锦州焚粮之役，因明总兵祖大寿之弟夜至，令其率护军于锦州松山间驻守，夜遇锦州兵二队往松山，擒斩二十人，获马十有六。我军十人，追敌哨卒，星纳坠马，敌人渐逼，图尔格率三十人冲入，敌乃退，星纳复得乘马。又往侦大凌河筑城时，俘获百有六十。及围大凌河，敌兵来犯城南炮台，徒步追至城壕，击败之。又率左翼军伏松山城下，沿城纵略，杀敌哨卒十人，生擒守备一员，俘获六十有二。又率左翼军略锦州以南，俘获四十有二，斩十六人。出征大同时，图尔格驻守都尔鼻地方，遭尼堪巴图鲁、席特库领二十人往敖汉城下侦察，遇明兵百人，击败之，获马十有六。招抚额哲之役，入明边界，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袞、贝勒豪格分左翼军为三队，令其追击哨卒，遇敌哨百人，正追击间，遇伏发，即追至崞县城，尽歼其众。又迎击明平鲁卫兵，败之。出边时，率左翼军殿后，即以所部军设伏，明兵不知，蹊我军后，将至，还击之，追至城门，敌兵壅塞，斩杀甚多。由二等甲喇章京，升一等梅勒章京，准袭五次。牛录章京苏尔德，当攻锦州未下时，率本旗军，冲宁远步兵营破之。又追还贝勒明安属下逃人八十三名、马十有五。征北京时，随地哨探，斩二十七人，获马二十有七。又同俄罗斯塞臣，破明抚巡袁崇焕营。大凌河之役，贝勒阿济格击败锦州兵，苏尔德率本旗精兵先进，及略明前屯卫还军出边时，途遇宁远兵，即率前锋军冲入，败之。又往明大同捉生三次，生擒九人。招抚额哲时，率四十人往上都，遇明哨卒，斩四人，生擒一人，获马十有一。又率四十人伏于忻口，遇敌兵二百余人，击败之，获马五十有一、旗三杆，生擒六人。出边之日，伏于平鲁卫，斩敌兵二人，获马二。由牛录章京，升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二次。牛录章京吴巴海，

初征察哈尔时，追捕我国逃人，遇察哈尔五人，斩之，获马十有九。征旅顺口破敌有功，纪录一次。招抚额哲之役，令追喀尔喀部落人时，贝勒岳托、国舅阿什达尔汉谓之曰：尔无违毛罕之言，惟听彼调遣，后觉毛罕心怀异志，即从间道往追，毛罕先遣人报知，敌人已潜遁。吴巴海星驰追及之，获驼五十、马四十有七、貂皮四百张、银百两，并获明国使臣四人，俱斩之。复往追喀尔喀部落后队，全执以归，获驼三十七、马百有八。还军时，又往追俄尔绰克，杀蒙古头目一员，兵二十一人，获妇女五十口、马二十、牛十有八，并获兀山马匹以归。由牛录章京，升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二次。三等甲喇章京纳穆泰，往大凌河筑城时，俘获人口百有六十。及克大凌河，伏兵于锦州松山间，俘获约百人。从征大同，四旗官兵攻王家庄，纳穆泰先坠其城，克之。招抚额哲之役，入明境，遇平鲁卫兵，击败之。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三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四次。因病故，以其子阿哈廉袭职，仍准袭三次。三等甲喇章京俄罗斯塞臣，驻守永平时，署固山额真事，往开平取草，开平兵来犯，叶赫扈什布不能敌，俄罗斯塞臣随击败之。从攻大凌河，令其围城，及城中兵出，同图赖冲入，连战二次。招抚额哲时，入明境，与崞县兵遇，即于第三队奋勇当先，追敌及壕，杀其四人，获马四。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二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一次，准袭七次。白身哈谈巴图鲁纳门，克大凌河之役，上亲督阵，败明锦州兵。时纳门与其兄土墨特先纛冲入，追至步营，其兄中矢坠马，救之还。明大凌河城中兵出，纳门趋赴御前，擒敌，用铁钩牵曳一人，敌衣裂脱去。纳门复奋勇杀入，生擒披甲蒙古一名。又同布哈率二旗兵九十人，往略锦州，获人畜共三百。乃出边，距营六十里。明兵千余，来追我军，纳门单骑冲入，马中矢仆，会布颜、吴纳海来援，与之马，复率十人进击。及

敌兵复来，我军迎战，仍先入击败之，获马五十，尽携俘获人畜以归。授三等甲喇章京，准再袭四次。二等甲喇章京阿尔津，招抚额哲之役，令偕吴巴海，追喀尔喀部落人，功与吴巴海同，由二等甲喇章京，升一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一次，准袭五次。三等甲喇章京哈宁噶，征大同之役，当两黄旗攻水西城时，率本甲喇先列攻具，我军遂以次登城。又率二十人出略，击败敌兵三百，获马五。招抚额哲时，入明境，军还遇敌，同图尔格击败之，追至城壕，斩敌甚众。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二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一次，准袭七次。牛录章京布颜，取东揆时，为贝勒岳托向导，与敌遇，身先冲入。又征克西克腾部落，遇琐诺木诺木齐兵，复奋身先入。同布哈往略锦州，获俘以归。出边之日，明兵千余来追，同哈谈巴图鲁讷门击败之。由牛录章京，升三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二次，准袭八次。三等甲喇章京鄂硕，往略前屯卫时，追斩敌哨卒一人，获马一。我军征大同之后，鄂硕驻守旧石木地方，率十人捉生，斩一人，生擒一人。招抚额哲时，伏兵朔州，斩四人，获马四匹。往崞县捕敌哨卒，斩二人，获马二。又同苏达喇率六十人设伏，斩敌一人，生擒六人。及为前哨沿边驰略，获人十、马牛共二十有五。出边之日，遇图尔格所击败敌兵，拥至城下时，鄂硕徒步掩杀甚多，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二等甲喇章京，加世袭一次，准袭二次。自身安达礼，偕叶臣往铁岭春粟时，闻有蒙古至，同叶臣往御蒙古兵，首先冲入。戍守牛庄时，追蒙古逃人，于诸贝勒前，徒步冲入，斩之。克永平时，因登城功，赏蟒缎一、素缎十九、布二百、马十、牛十、驼一。自永平还，同硕翁科罗巴图鲁图鲁什，前往建昌哨探，夜遇敌兵，赫夜讷牛录下袭图马中矢仆，奋力救之出。及攻崞县，部下一人，第二登城。招抚额哲时，入明境，率四十人伏析口，遇敌兵二百

余，击败之，生擒六人，获马五十有一、旗三杆。出边之日，遇图尔格所击败敌兵，我右翼军俱未至，安达礼追及之，斩杀盈壕。以此授牛录章京，准再袭二次。白身巴赖山津，初征察哈尔时，身为向导。从征大同，于未入边之先，同拜尹图、巴都礼为向导，获寨桑四员，及招抚额哲复为向导，授牛录章京。白身萨苏喀，克广宁时，先众冲入沙岭军。又库尔固里牛录下杜干被围坠马，敌二人至，将加刃，萨苏喀直前斩一人，纵马冲仆一人，救杜干出。征北京时，为前哨，生擒一人。克大凌河时，遇城内兵出，率本甲喇护军迎击，至壕边获马一。城内兵再出，复率本甲喇护军，同喀喇古济冲入，击败之，会萨璧翰从敌阵中取巴孙尸还，遂发矢射敌，拥之出。往略前屯卫时，与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击败明宁远兵，获马二十有二。从征大同，率三十人往右卫侦探，遇敌骑三百，离城十里立营，败之追击至城边，生擒一人，获马二十。及招抚额哲时，我军出边，遇图尔格所击败敌兵，萨苏喀追及于城壕，多所斩杀。授半个牛录章京，准袭一次。白身伊尔德，于攻明锦州未下时，当额附杨古利之前，冲入宁远。及征北京时，当额附杨古利之前，冲入城北营，斩杀敌众。遇锦州步兵，复当额附杨古利之前，冲入敌阵。出边之日，先至木城，斩敌一人，生擒一人。大凌河之役，遇城中兵出，同谭布冲入，射死一人，斩一人，败明监军张春时，遇敌执弓者一人，从御前突入，斩之。继略前屯卫，同刘哈率十五人捕明哨卒。值敌三人，追噶思哈甚急，伊尔德直前奋击，斩一人，救噶思哈出。授牛录章京，准袭二次。白身博尔惠，征东揆时，有杀敌功，从征北京，于明总兵赵率教兵败时，斩胡副将。攻锦州未下时，随上往宁远，遇敌前队，斩七人。及征大同，与星纳率每牛录甲士一名，偕往，遇龙门城敌兵三千迎战，身先冲入，击败